

英国文学大家经典文库

# 鲁滨逊漂流记

[英] 笛福 著

*World Classical Literature  
Collection*

社

# 鲁滨逊漂流记



*world classical literature collection*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英国文学大家经典文库/张海军编. —呼和浩特:内蒙古人民出版社,2000

ISBN 7-204-05404-0

I. 英… II. 张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作品综合集—英国  
IV. I561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52904 号

**英国文学大家经典文库**

张海军 主编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9 号)

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通县振兴印刷厂印刷  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283.5 字数:2950千字

2000年10月第一版 2000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-5000册

ISBN 7-204-05404-0/I·970 文库定价:265.00元

## 第一部

我于一六三二年生于约克城的一户富裕人家，但我们家是来自不来梅的外国人，不是本地人氏。父亲先是在赫尔城做买卖并定居下来，在挣了一份不小的财产之后，便停止了生意，移居到约克城，在这里他娶了我母亲；我母亲本姓鲁滨逊，在本城是个大户，因此我的名字是鲁滨逊·克洛依兹奈尔；但是英国人常常把字读错了，于是我的姓氏就成了“克鲁索”，不但这样，现在我们自己叫起来，写起自己的姓名来的时候，也成了“克鲁索”，于是我的一些朋友也就这样叫我了。

我有两个哥哥，一个哥哥是驻弗兰德的英国步兵团的中校，他的部队早先曾被著名的洛克哈特上校率领过。后来这个哥哥因为跟西班牙人打仗，在敦刻尔克附近阵亡。至于我第二个哥哥的下落如何，我至今也毫无所知，正像我父亲和母亲后来不知道我的下落一样。

我在家里排行第三，并没有学过什么行业。幼小的时候，我的脑子里便充满了遨游四海的念头。我那年迈的父亲让我受到了相当程度的教育，除了家庭教育之外，又让我上过乡村小学，他的计划是叫我学法律，可是我却一心一意要到海外去，其他什么事都不能引起我的兴趣。我的这一想法，使我对父亲的意志和严命，对母亲和朋友的规劝充耳不闻；这种顽固不化的怪脾气实在糟糕，结果直接造成了我后来的不幸生活。

我父亲明智而又认真，很早就看出了我的计划，便对我提出了不少忠告。因为他有严重的痛风病而只能成天呆在房间里；一天早晨，他把我叫到他屋里，十分恳切地规劝了我一番。他问我，除了仅仅为了出去瞎跑以外，我有什么理由要离开自己的家庭和故乡，他认为，在家乡，我很有机会仰仗亲友的举荐，立足于社会，而且

很有希望依靠自己的努力挣一份家财，过一辈子安稳快乐的生活。他告诉我，那些到海外冒险创业，以非常的事业显声扬名的人，一般都是穷的无立锥之地的人，再不就是富于野心和资财的人。可是这两种情况对我来说不是过高就是过低。他说我的社会地位是在二者之间，或者也可以称是中间阶层。以他多年的经验，他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好的阶层，最能给人以幸福，既不像那些体力劳动者，必须受尽千辛万苦，也不像那些上层人物，受骄奢、野心和忌妒所累。他告诉我，有一件事可以证明这种地位是幸福的，那就是，所有的人都羡慕这种地位，许多帝王都常常感慨他们高贵出身的不幸，恨不得自己出生于中间阶层；许多古往今来的智者都以这种地位为幸福的标准，因为他们经常祈祷；希望他们不是过分贫穷或富有。

他说，如果我仔细观察，就会发现：高贵者和低微者的生活总是充满灾难，只有中层的灾难最少，不像上层或下层社会那样在生活上忽起忽落，变化无常；不仅如此，中层阶级既不会像那些阔人一样，由于过着骄奢淫逸，挥金如土的生活而弄得身心交瘁；也不会像那些穷人一样，由于过着终日劳苦，少吃少穿的生活而搞得憔悴不堪。又说，只有中等阶层才有福气享受一切美德和安乐；安定和富裕可以说是中产之家的随身之物。他说遇事不过分，中庸克己，宁静健康，愉快的交游，各种令人喜爱的消遣，各种称心如意的乐趣，所有这些幸福都属于中等地位的人；在这种环境里，人人都可以悠然自得地过一辈子，既用不着劳力劳心，为每日的面包而过奴隶生活，困难不堪弄得身心没有片刻的安宁；也用不着被欲望和发财、成名的野心所苦，心劳力绌；可以舒舒服服的过日子，品尝生活的甜蜜，而且越来越能体会到自己的幸福。

接着他又十分诚恳而慈祥地劝我不要闹小孩脾气，不要自寻苦恼，因为无论从道理上说还是从家庭出身来说，我都用不着有这些苦恼。他说，以家境来说，我用不着自己去找饭吃。他说他将竭力替我设想，帮我进入他向我推荐的这种生活方式。他说假如将来我不能过一种安适幸福的生活，那也只能怨我的命运或我自己的过错，不能怨他，因为他自从看出我的计划的害处，已经尽了责任，已经针对这种对我有害的事提出了警告。总之，他说假使我听他的话，守在家里，他一定设法帮助我；他决不给我任何鼓励叫我远

游，免得对我的不幸担负责任。末了，他又叫我以我哥哥为前车之鉴。对于我哥哥，他曾经同样认真地规劝过，叫他不要到佛德兰去打仗，但是他不听，结果凭着一股意气加入了军队，送掉了性命。又说虽然他一方面将继续为我祈祷，另一方面却认为，假使我一定要采取这种愚蠢的步骤，上帝一定不会保佑我，并且当我将来呼吁无门时，我一定会会有时间来思前想后，懊悔自己没有听从他的劝告。

事后想来，他最后这段话实在有先见之明，虽然我相信他当时连自己也不知道。只见他一边说一边流泪，特别在他谈到我的那个送掉性命的哥哥的时候。当他讲到将来我一定要后悔，要呼吁无门时，他竟感伤得中断了他的谈话，说他的心已经充满了忧伤，不能再说下去。

我当时深深地被这段谈话所感动。真的谁又能不被感动呢？我决定不再起出洋的念头，听从父亲的话，守在家里。但是，唉，不到几天，这个决心就忘得干干净净。简单地说，过了几个星期，为了避免我父亲再对我罗嗦起见，我决定逃得远远的。可是，我却并没有说干就干，我等母亲高兴的时候，告诉她说，我一心一意要到海外去见识见识，除此之外，我无论什么事都无心去做，我父亲不如索性答应我，不要逼着我不得他的同意就离开家庭。我说我已经有十八岁了，无论去当一个学徒或是去做一个律师的助手都未免太迟了。我说我绝对相信，假如去干这些事，我一定不会等到满师就背师逃走，跑去航海。可是，假如她肯帮我向父亲说说，让我出门走一趟，等我回到家里，觉得这种事没意思，我就不再外出，情愿加倍努力工作，用来弥补我所浪费的时间。

我这番话使我母亲非常恼怒。她告诉我说，她知道得很清楚，拿这一类题目跟父亲说绝对没有用，因为他对利害关系知道得太清楚了，绝对不会答应这种对我有害的事情。她说她觉得奇怪的是，在我父亲对我进行过那样的谈话，在我父亲那样谆谆告诫之后，我怎么会再想到这一类事情。她说假如我自寻绝路，谁也不会帮助我；所以我就不用妄想他们会答应我这事。至于她自己，她更不愿意帮助我自取灭亡，免得我以后说，当时我父亲不愿意，而我母亲却愿意。

虽然我母亲拒绝了我，可是我后来却听说，她把我们的全部谈

话都告诉他了，我父亲听了之后，非常忧虑，对她叹息道：“这孩子若守在家里，一定可以幸福；可是如果一定要出洋去，他就会成为世界上最苦命的人。我不能答应他。”

事后不到一年，我私自逃走了。在这一年里，家里曾经几次向我提议，要我干点正事，都被我固执地加以拒绝。我经常同我父母争辩，抱怨这样断然地反对我的志愿。有一天，我偶然到赫尔城去。去的时候，我心里并没有逃的意思。可是到了那里之后，我的一位同伴正打算坐他父亲的船到伦敦去。他用招水手的方式，怂恿我跟他一块去，说一文钱不要我的。于是我同父母商议，甚至连一封信都不送给他们，只让他们自然而然地听到我的消息；既不求上帝或是我父亲的祝福，也不考虑一下当时的处境和后果，就在一六五一年九月一日那个不祥的日子，上了一个到伦敦去的船只，我相信，自古没有任何一个冒险家的不幸命运开始得比我早，继续得比我更久。船刚航出亨伯湾，便碰到了可怕的风浪。我因为从来没有坐过船，感到说不出的难受，心里十分害怕。我开始郑重地回想我所做过的事情，想到上天惩罚得我多么公平，为了我私自离家，放弃自己的责任。所有我双亲的规劝，我父亲的眼泪，我母亲的哀求，都涌现到我的脑筋里，我的良心开始责备我不听忠告，放弃对上帝对父亲的天职。

这时风越来越大，只见我所从没到过的海面上，波浪翻天，汹涌异常，虽然还没有像我后来几次以及过了几天所见到的那样凶，但也够让我触目惊心了，因为我这时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水平，对于海上的事完全没有知识，我觉得每一个浪花都仿佛要将我们吞下去，我们的船每次降落到浪涡里的时候，我都以为它浮不起来了。在这种痛苦的心情中，我发了许多誓，下了几次决心，假使上帝在这次航行中留下我的性命，假使我有幸再踏上陆地，我一定跑到我父亲身边，一辈子也不再坐船了；我一定听从他的忠告，不再自寻这种苦恼了，我觉得他关于中等生活的看法，句句真实；我觉得他一辈子过得安闲自在，既没有碰到过海上的风雨，也没有碰到过陆地上的种种艰难困苦。我决定要像一个回头浪子，回到我父亲身边。

这些明智而清醒的想法，在暴风雨发作的时候，甚至在它停止以后的某一短时间内，一直盘据在我的脑筋里。但到了第二天，风

也停了，浪也静了，我就开始对海上的生活习以为常。不过那天我还是整天无精打采，因为我还有点晕船。到了傍晚，天气全晴了，风也完全停止了，继之而来的是一个美丽可爱的黄昏。当晚的落日和第二天早晨的日出都非常晴朗。此时风平浪静，太阳的光线照在上面，那种景致，真是我从来没见过的。

我因为头天晚上睡得很好，这时一点也不觉得晕船，心里非常高兴，看见头一天那样汹涌可怕的海面，不多时竟变得这样平静可爱，满心惊异。那位诱我上船的朋友，生怕我保持了正确的决心，走到我的身边，拍拍我的肩头说：“怎么样，伙计，感觉好点了吗？昨天晚上起那股小风的时候，你有点害怕吗？”我说：“你叫它小风吗？那真是可怕的大风哩。”他回答说：“大风？傻瓜，你叫它大风吗？那算什么！只要船只坚固，海面宽阔，这点风算不了什么。不过你还是个新手，这也难怪。来，让我们搞碗潘趣酒，把它通通忘掉吧。你没见今天的天气多么可爱！”我不愿意把这段故事说得多；简单一句话，我们走了普通水手的老路。我们把甜酒做好，我被灌得酩酊大醉；那一晚的罪恶行为把我对过去行动的全部悔恨，全部反省，以及对未来的全部决心，通通淹没了。总之大风一停，海面一回到平日的平静，我那慌乱的心情一过去，我那担心被海水吞下去的恐惧一忘却，我的旧有欲望又涌向心头。我完全忘记了我危难时发出的誓愿和诺言。自然有时那些正经念头也拼命想到我的脑筋里来，但我总是竭力摆脱它们，强打精神，竭力忘掉它们，去喝酒，去胡闹，不久便控制了这种死灰复燃的现象。不到五六天，我便像那些决心不让良心麻烦自己的青年人一样，完全战胜了我的良心。但也正是为了这个缘故，我注定要再受一次灾难；而且是自作自受。因为我这一回既不肯乘机悔改，下一次大祸当然就要变本加厉，连世界上最坏的人，也要求饶。

船行六日，我们到了大雅茅斯港。由于逆风，我们在风暴之后走的路程实在不多。我们不得不在这里下锚停泊。接着一连七八天风总是逆向，来自西南；这期间，许多纽卡斯尔来的船都驶进了海口，因为这地方是一个往来必经的港口，船只都在这里等候顺风，驶入泰晤士河。

我们本来不应该在这里停得太久，应该一直乘着潮汐驶入河口，无奈风刮得太紧了，而且，停了四五天之后，反而分外凶了。



当时我们因为这地方素来被认为是良港，并且我们的锚又好，我们船上的一切船具又结实，所以大家都满不在乎，一点也不担心，整天照着水手们的方式休息玩乐。不料到了第八天早晨，风势忽然增大了；于是我们便一齐动手，把中桅落下，把一切东西都捆紧，为得是使我们的船进退自如。到了傍晚，海浪卷得更高了，我们的船好几次进了水，有一两次我们甚至以为我们的锚要脱了。于是我们的船主便下令把大锚放下去，结果我们船头下了两根锚，并且把锚索放到最长度。

这时风暴来势大得可怕，连水手们脸上都开始出现恐怖和惊奇的神情。船主虽然极力小心指挥，维护船只安全，可是当他出入他的舱室，走过我身边的时候，我却听见他轻声地说着：“主啊！慈悲吧！我们都要完蛋了，我们都要毁了。”在纷乱开始的时候，我完全呆了，一动不动地躺在舱房里，心里说不出的难过。最初我并没有像前次那样忏悔我的罪行，因为我已经不重视它，对它顽抗起来。我觉得死的苦恼已经过去，这一次没有上次那样厉害。但是当船主从我身边走过，说着我们要完蛋的时候，我又吓坏了。我走出我的舱房向外一望，我见到生平没见过的凄惨景象。海水汹涌得像山一样高，每隔三四分钟向我们扑来一次。四面满眼都是痛心的惨状。两只泊在我们附近船因为载重过大，已经砍去了桅杆。突然我们船上有入惊喊了一声，附近一只船沉没了。又有两只船，因为脱了锚，正不顾一切地向大洋驶去，船上一根桅杆都没有，只有轻便小船运气最好，可以毫不费力地飘在水上；但有两三只却被风刮得从我们旁边飞驰过去，只挂着三角帆向海中飘去。

到了傍晚，大副和水手长都请求船主允许他们将桅杆砍去。船主一直不肯，后来水手抗议说，假使他不肯，船就要沉了，他只好答应了。当他们把前桅砍去之后，主桅的重量失去了平衡，船摇得更厉害了，于是他们只好把它也砍去，只剩下一个空空的甲板。

这是我初次出海，以前遇见那样一点风浪还吓得不得了，现在处在这种情形之下，我那心情也就可想而知了。现在回忆起来，我当时对于自己悔罪之后重萌恶念的害怕，比对于死的害怕还要大十倍。这种恐怖，再加上风暴所给予我的恐怖，使我陷入了一种无法形容的境地。但这还不是最糟的；更糟的是风暴越来越猖獗，就是水手们自己也承认这是他们生平所未见。我们的船是好的，但因为

载货太重，吃水太深，不住地在海里打滚，只听见水手们不断地喊叫它要沉了。在这方面，我有一点便宜，因为我当时不明白沉是什么意思，一直到后来我问过别人，才知究竟。这时风暴最为猛烈，我忽然看到一件很少见的情景：船主、大副、水手长和一些比较有头脑的人都不断的祈祷，时刻准备着船沉到海底去。到了半夜，在灾祸丛生中，忽然那些检查舱库的人有一个跑上来，喊道：船已经漏了；接着另一个跑上说，水已有四尺深。于是全船的人都被叫去抽水。一听到这句话，我的心好像突然停止了跳动，我的身子马上向后一仰，翻到船舱里去了。但是这时有人却把我唤醒，对我说：我以前什么事都不会干，但还能同大家一样抽水吧。于是我打起精神，走到抽水机旁，十分卖劲地工作起来，正干着的时候，船主看见有几只小煤船，因为经不起风浪，不得不顺着风向海上飘去，正从我们船边经过，便下令放一枪，作为求救讯号。我不懂得放枪的意义，大吃一惊，以为船破了，或是什么可怕的事发生了，吓得跌在甲板上，晕了过去。这时人们连自己都顾不了，当然没人管我；于是另外一个人走过来，接着抽水，把我一脚踢开，由于躺在那里，以为我已经死了。我过了好久才醒来。

我们继续抽水，但舱库的水越进越深，船显然很快就要沉了，虽然这时风暴已经小了些，可是要希望我们的船驶进一个港口，那是万难的事。因此船主继续鸣枪求救，这时有只小船刚刚飘到我们前面，听见枪声，便放了一只小船。那只小船冒着极大的危险来到我们附近，但是之后，我们却没法上去，他们也没法靠拢。后来那些人尽力摇桨，拼着性命来救我们，我们又从船尾掷了根带浮筒的绳子下去，把它放长，他们又费了很大的劲把它抓住。我们使劲把小船拉到我们船尾，才全体上了小船，可是上了小船之后，我们都没有办法靠拢他们的大船，于是双方同意，让小船随波逐流，只要竭力向岸上摇去就是。我们船主对他们说，假使小船在岸上碰碎，他也会照价赔偿。这样，一面摇桨，一面随风飘荡，我们的小船一直向北方飘去，差不多靠近了温特顿角。

我们离开大船还不到一刻钟，就看见它沉没了，这时我才明白船沉是怎么回事。老实说，当水手告诉我大船要沉了的时候，我几乎无心看它，因为那时节，我与其说是自己走上了小船不如说是被丢上小船；我的心脏好像停止了跳动，这一方面由于受惊，一方面

由于想到自己前途茫茫，十分恐惧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水手们继续拼命把船向岸上靠去；每当小船浮到浪顶上时，我们可以看到海岸，并且看到许多人沿着海岸跑过来，打算等我们靠近时协助我们。可是我们却前进得很慢，一时靠不上岸。后来一直摇过了温特顿的灯塔，海岸向西凹了进去，挡住了一点风势，我们费尽力气，摇进了海湾，全体上了岸。上岸之后，我们步行到大雅茅斯。那里的人看见我们是受难的人，对我们十分照顾，地方官给我们指定住所，又给我们筹够了旅费，使我们可以继续到伦敦，或是回赫尔。

假使我当时有一点头脑，肯回到赫尔，再回家，那就是我的幸运了，我的父亲也一定会像耶稣寓言<sup>①</sup>中的父亲一样，为我宰杀肥牛；因为他自从听说我搭的那只船在大雅茅斯沉没以后，又过了许久，才知道我没有淹死。

但是命运却以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逼着我不肯回头，尽管有几次我的理性和比较冷静的头脑曾向我大声疾呼，要我回头，我却没有办法这样做。我实在不知也不想知道，怎样称呼这种情况，似乎有一种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天意，冥冥之中逼着我去毁灭自己，让我明明看见眼前是绝路，还是要冲上去。很显然，这是一种无法逃避的不幸的天数在那里推动着我，使我不顾自己冷静的理智的劝告，不顾我在这次尝试中所受到的两次明显的教训，继续前进。

我的朋友，也就是那位以前帮我下定决心的航主的儿子，现在反不如我勇往直前了。到了大雅茅斯后，他过两三天才有机会同我谈天，因为我们虽在一个城市里，却是分开住的。跟他谈天，我发现他的口气已经变了。他满面愁容，不住地摇头，问我近来怎样。同时又把我介绍给他父亲，告诉他我这次试试的性质，预备以后到更远的地方去。他的父亲对我用一种郑重面关切的口气说：“青年人，你不应该再出海了；你应该以这次的遭遇作一个明显的证据，证明你不能做一个海员。”我说：“怎么，先生，你也不再出海了吗？”他说：“那是另一回事。这是我的行业，也是我的责任。但是

---

<sup>①</sup> 见《新约全书·路加福音》23章11-24节。寓言大意：某人有两个儿子，幼子不肖，把分到的财产在远方耗尽，沦为牧猪奴，后来他醒悟过来，到父亲面前求告，他父亲见浪子回头，宰肥牛庆祝他归来。

你这次航行完全是一种尝试，这是老天爷有意给你点滋味尝尝，让你知道再坚持下去会有什么结果。我们这次遭遇也许是由于你的缘故，约拿不是让前往他施的船遭了殃？<sup>①</sup> 请问，”他接着说道，“你是干什么的？为什么要出海？”于是，我把自己的事对他讲了一些；我刚把话说完，他竟发了一通莫名其妙的脾气，“我这是怎么搞的，”他说道，“竟让这么个倒霉鬼上了船？今后哪怕给我一千英镑，我也不同你呆在一条船上。”我觉得他没有权利对我这样发脾气，显然是由于自己遭了损失，借此泄忿。可是，接着他又很郑重地同我谈话，劝我回到我父亲身边，不要再惹老天爷来毁灭自己。他说我应该看得出老天爷是在跟我作对。他说：“年青人，相信我的话吧，你若不回家，那以后无论到什么地方去，你所遇到的都只有灾祸与失望，一直到你父亲的预言完全实现为止。”

我对他的话没有回答，我们随即分了手，以后也再没见面，不知他去了什么地方。我呢，口袋里还有点钱，便到了伦敦，一路上，以及在伦敦，我不断同自己斗争，不能决定走哪条路好，到底是回家呢，还是再去航海呢？

一想到回家，我心中的冲动马上被羞辱感抵消；我马上想到邻居们会笑话我，不仅没脸见父母，甚至没脸见任何人；从那时起，我时常注意到一种情况：人们对理性的态度，尤其是年轻人对理性的态度，在需要理性指点迷途时，却是矛盾的，非理性的，他们不以违情背理，不以自己的愚妄之举为耻，倒以悔过为耻；而他们要不被看成十足的愚妄之徒，只有悔过自新一路，才被看成是明智之人。

我在这种生活状况中犹豫了一段时间，不知如何是好，也不知该选择哪一种生活道路。但是对于回家，我总是有无法克服的抵触情绪；就这样拖了些日子后，那种惊吓困苦的滋味渐渐地淡了；我本来就摇摆不定的回家的念头也随之淡忘。后来，干脆被抛在一旁，一心找机会出海。

当初我离家出走，妄图发财，并且拒绝一切忠告，甚至连父亲

---

<sup>①</sup> 据《旧约全书·约拿书》1章1-7节、上帝命约拿到尼尼微去传道，约拿违命逃往他施，中途海风大起，船险些沉没。船上的人通过占卜，发现是约拿引起的这场灾难。后面两个问句由第8节化出。

的央求和命令也置于不顾，这是因为有一股邪恶的力量在作祟。不管它是什么，它却让我在百行百业中看上了最不妙的一行；结果，我上了一艘开往非洲的船，水手们的说法，就是去几内亚<sup>①</sup>跑一趟。

我一生中的各次冒险中，我最大的不幸是没在船上当水手；水手虽然累一些，但干那活也就熟悉了一个普通水手该干的活；这样总有一天，我当不上船长也能干个大副什么的。我命运一向不好，总是作出最糟的选择，这次也一样；就因为口袋里有钱，穿上好衣服，我像个绅士一样搭船，结果在船上我无所事事，也没学会任何活儿。

也是命该如此：我到了伦敦后，首先遇到了一些好人，而我这样吊儿郎当的年青人，在我身上发生这种事也颇不寻常；一般说来，魔鬼总是给我这种人很早地安排个陷阱。但我却没碰到这种事；我先是认识了一位船长，他到过几内亚的海岸，而且由于在那儿生意很成功，决定再去；他对我很有兴趣，因为当时我说话并不乏味，听说我想出去见识见识，就答应我免费搭他的船；我可以免费得到伙食，同他做伴，并且如果我有钱置办货物带上的话，他可以提供方便，只要不是很多；他还认为，我可以找到一些资助。

我高兴地接受了他的好意，与这位诚实的船长结下了友谊；我与他一起出海，带了些货，由于他的诚实无私，我赚了很多钱；因为我按他的指点，带的是些小玩意和零碎杂货；这些总共花了我四十镑，这笔钱是由我的一些亲友筹集的；我相信，他们肯定说动我的父母资助我的第一次生意。

在我的冒险生涯中，只有这次航行颇有收获；这归功于那位正直的船长朋友，在他的帮助下，我还学会了一些数学知识和航海守则，学会了写航海日志，以及进行观测，总之，凡是海员需要知道的，我都有所了解。因为他乐意教，我也乐意学；结果，这次航行使我既学到了航海知识，又懂了生意经。我回国带了五磅九盎司的砂金，在伦敦总共卖了三百英镑；这样我更是满心奢望，结果却得了个彻底完蛋的结果。

但即使是这次航行，我也有倒霉的地方；特别是由于交易的地

---

<sup>①</sup> 指西非几内亚湾一带，这里的海岸线占西非的一半。

方地处北纬十五度附近的非洲西海岸，甚至赤道一带，酷热的天气使我得了热病，身体一直不好。

这时，我准备再去几内亚做生意；倒霉的是，我那位朋友回国后不久就去世了；我于是仍旧上了原先那条船，以前的大副现在成了船长。这次航行是有史以来最为不幸的航行，我这回只带了一百磅，其余二百磅寄存在已故船长的妻子处，因为她待我很好，可是我这次却非常倒霉；首先是我们的船正向加那利群岛<sup>①</sup>，准确些说，是正朝加那利群岛和非洲海岸之间驶去时，发现曙色中有条船全速追来，我们大吃一惊，因为那是一条从萨里<sup>②</sup>驶出的土耳其海盗船。我们把帆扯得满满的，希望逃脱；但是却越来越近，一定会在几个小时内追上我们，我们只好准备战斗。我们有十二门炮，他们有十八门。下午三点左右，它追上了我们，它本想横冲到我们船尾上，不想冲错了，冲到了我们的后舷上，于是我们把八门炮搬到这边，对它一个齐射。它一面还击一面向后退，同时他们船上的二百来人一齐用枪弹向我们射击。可是我们都隐蔽的很好，没人受伤。它准备再次进攻，我们也极力抵抗，可是第二次它从我们另一侧后舷靠上来，六十名海盗登上我们的船，把我们的桅索等统统砍断。我们用枪、刺刀、火药和其它武器向他们还击，把他们打退二次。但是，这次经历的确很惨，总之，我们的船被破坏了，我们死了三个，伤了八个，只好屈服投降，做了俘虏，被带到了属于摩尔人的萨里港。

我在那儿的待遇并没有预料的那样可怕；其他人都被押到宫廷，我却因为年轻并且灵活，被海盗船长作为私人战利品，留下来成了他的奴隶。我突然由商人沦为奴隶，地位发生惊人的变化；这叫我痛苦不堪；回想到父亲的预言，说我的遭遇将很惨，并且没人救我，觉得他的话果然灵验，现在我的处境再糟也没有了，我觉得受到天谴，永无出头之日了；所有这些，下面会讲到。

我的主人把我带到他家之后，我希望他出海时能带上我，我深信，他总有一天也会倒霉，被西班牙或葡萄牙战舰捕获，那样我就可以重获自由了。没过多久，我的希望便落空；每当出海，他总把

---

① 非洲西北部海岸外的一个岛屿群。

② 是摩洛哥西海岸的一个城市，离加那利群岛很近。

我留下照管菜园，给他干家奴干的苦活；等他回来，就吩咐我住在船舱里，照管船。

我一心一思想逃走，盘算着用什么办法能逃走，想来想去，所有办法都没有成功的希望。从当时条件看，那只是空想而已。因为我根本没有可商量的人，没有一起出逃的伙伴；那儿没有别的家奴，就我一个人，没有英格兰人、没有爱尔兰人、没有苏格兰人；所以，两年来我虽常以空想逃跑自慰，却从没一点令人鼓舞的迹象，使我可以把空想付诸实施。

过了大约两年，居然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，我重萌旧念，想恢复自由。原来，我主人因为没钱装备他的船，待在家里的时间比往日多了，所以他常常放下大船上的舢板到港外去捕鱼，每星期一两次，如果天气好，两次还不止；每次去，他总带我和一个名叫马雷斯科的摩尔族当地少年；让我划船；我们使他很满意，我对捕鱼也挺在行，所以有时，他就派一个是他亲戚的摩尔人，带上我和马雷斯科，去打鱼给他吃。

有一次打鱼，早晨风平浪静，接着却起了大雾，这时我们离岸虽然不过一英里多些，但却看不到岸，我们划船，却不知往哪儿划，结果辛苦了一天一夜，第二天早晨却发现不是朝陆地划，而是相反方向；当然其间也经历了一些风险，因为天亮后，风势变强，尤其是，我们非常饥饿。

这次意外提醒了我们的主人，他决定，以后要严加防范这种事；当初他截获我那艘船时，船上的大艇留在他那儿，他现在打定主意，以后出海打鱼带上罗盘和粮食，他把大船上的木匠叫来，叫这个也是奴隶的英格兰人<sup>①</sup>马上动手，在大艇中间做一间驳船上的那种小舱，舱后而要留一些地方，可以让人站在那里掌舵，并且能扯动帆索；舱前也留些地方，可供一两个人站在那儿管好小帆。它的主帆是三角形的，下桁摆动时不会碰到小舱，因为安造得又低又舒服，能让他和一两个奴仆睡那儿，也能放下一张饭桌，一些小柜子，放他喜欢的酒，尤其是供他储藏一些面包、米和咖啡。

我们经常乘这条船出海打鱼；由于我是打鱼好手，对他十分有

---

<sup>①</sup> 前文说：“没有别的家奴，没有英格兰人”，显然与这里的说法矛盾。本书还有一些这种情况。如果没有必要，就不再一一指明了。

用，所以他每次去都带上我。有一次，他又吩咐下来说要乘这船出游或捕鱼，还有两三位当地颇有身份的摩尔人同去；为好好招待他们，他做了周密准备，头晚就派人送了非常多的食品到船上，又让我去他的大船上准备三支短膛火枪和弹药；因为他们还想打鸟作乐。

我照他吩咐，把一切准备妥当，次日早晨大艇冲洗得干干净净，三角旗挂了出去，万事齐备，只等客人了；没多久，主人独自到船上，说客人们临时有事，改期乘船出游，他要我像往常一样，和那大人和小孩乘船去打些鱼来，因为他的那几个朋友晚上要到他家吃晚饭；他还吩咐我，打到鱼后马上回来把鱼带回他家；我收拾起来，准备去打鱼。

这时，以前的逃跑念头又来到我脑海中，因为看情况，那条小船供我支配；等主人一走我就张罗起来，不为打鱼，而为远航准备一番。但我既不知道，也没考虑将航行到哪儿，反正除这以外，什么地方都行。

我的第一个诡计是找借口让那摩尔人找食品供船上充饥；我对他说，我们不能私自动主人的东西；他认为对，就找来一篮面包干、三罐淡水，全送上船；我知道主人把酒放在哪儿，看一眼那些酒的牌子，就知道全是从英国人手中抢来的；趁那家伙上岸时，我把那些酒全都搬上船，放得好好的。让人一看就觉得本来就是在那儿给主人享用的。此外，我又搬来半英担的黄蜡，这是由蜂蜡制成的，还有一把斧头，一把锯子，一柄铁锤和一包细绳。这些东西后来对我们都有很大用处，特别是那黄蜡，可以用来做蜡烛。接着，我对那个摩尔人施了第二个诡计。他毫无提防，又一次上了当。他名叫伊斯梅尔，但人们都叫他缪里或牟里，我也只能这么叫他了，“牟里，主人的几支枪都在这船上，你去拿些弹药来吧，我们或许能为自己打一些鸟。我知道，主人的枪支弹药都放在大船上呢。”他说：“好吧，我去拿点来。”不久，他果然拿来了两个专放弹药的大皮袋，一个里面装着超过一磅半的火药，另一个里面有五六磅的铅砂弹，和一些弹丸。他把那些都搬上了船。此前，我已在大舱中找到了主人的火药，又从主人的酒中挑出个大酒瓶，把里边的一点剩酒倒在另一个瓶中，然后把火药就放在那瓶里。一切都准备好以后。我们就出港去捕鱼了。在这海港的人口处有个要塞，但驻在那



里的人认得我们，没怎么在意。离开了港口，行驶不过一英里，我们便收起了帆。开始打鱼。这时刮起了正北偏东方向的风，与我希望的恰恰相反，因为要是刮南风我就能到达西班牙的海岸，至少也能到达的加斯湾。我下定决心，不管他是什么风向，我都要从这个可怕的地方逃走，其它的事就听天由命吧。

我们打了一会儿鱼，却一无所获。因为一旦鱼儿上钩，我都不把它拖出水面，免得被那摩尔人看到。然后，我便对那人说：“这样可不行，我们回去交不了差，得驶的离岸远一些。”他觉得这主意不错，就同意了。他在船头扯帆，我掌舵，就这样顺风驶了三英里左右。才停住船，好像就要开始打鱼了。我让那少年来替我掌舵，我就走到他身边，弯下腰来装作去地上拿东西，然后猛地抱住他的大腿，一下就把他掀翻到了海里。但他水性极好，马上就像木塞似的浮了上来，他叫唤我，求我拖他上船说是愿意跟我去世界上的任何地方。那时候没风，而他紧跟在船后游得很快，眼看就要追上来了，我只好从船舱取出一支鸟枪，瞄准了他说：“我没做什么伤害你的事，只要你不跟我为难，我不肯伤害你的。你的水性很好，而且现在一点风浪都没有，你可以安全的游到岸边，还是赶快游吧。”我又接着说：“如果你游近船，我可要开枪打穿你的脑袋。我已经下定决心，一定要得到自由。”听我这样说，他只好转过身朝陆地游去。他是个游泳高手，我相信他游回岸边应该不是什么难事。

要是把那少年推进海里，面留下那个摩尔人，那也不错，但这样做风险太大；我不能信任他。等他游开以后，我转过身，对那个叫苏里的少年说：“苏里，你忠心地跟着我，我会让你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，但是你如果不能以穆罕默德之名起誓，不愿凭你父亲的胡子起誓，保证不会背叛我，我一定把你扔到海里。”那小家伙笑了笑，马上做了，我不得不信。他发誓说，他一定会对我忠心耿耿，去世界上的任何地方。

那摩尔人还在游泳，我们彼此能看见。我故意让船逆风向海上驶去，使他们误以为我会去直布罗陀海峡（事实上，只要是一个神智健全的人，都会认为我是这样做的）；又有谁会想到，我们实际上正向南航行。那一带的海边是蛮荒地区，那儿会有大批的黑人划独木舟围住我们，要我们的命。那儿，只要一上岸，要么被野兽吃